

非典型疑问词的句法层级和语用效应*

——从比较语法看客家话的“么个”

钟馥逸 蔡维天

提要 本文从比较语法的观点切入,探讨客家话“么个”的各类用法,检视其疑问用法发展出非典型“抱怨念力”(whining force)的过程,并厘清相关句式的句法层级及其语用效应。我们也藉由对比普通话的“什么”,凸显不同方言异曲同工之处:本为问物疑问词的“么个”转为可替换形式“么个-X”,通过句法制图(syntactic cartography)分析可清楚呈现两者间的微妙差异;而动后“么个”也从轻动词和施用词结构拓展出感叹、抱怨等各项用法。其相应语义诠释和语用效应一目了然,彼此紧密互动。若再与台湾闽南话比较,抱怨念力句式则呈现 WHAT-HOW 双线对比——客家话、普通话选择 WHAT(如“么个”“什么”),闽南话选择 HOW(即“按怎”)。这个现象源自汉语轻动词隐现的交互运用,而客家话的材料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藉此,我们可从宏观角度来观察普通话和闽客方言的共性和个性,凸显比较语法带来的新格局和新思路。

关键词 非典型疑问 么个 什么 比较语法 制图理论

1. 引言

普通话疑问句的词法、句法、语义以至语用向来备受学界关注。相对之下,客家话疑问句仍留有大片的模糊空间,尚待开发研究。本文从比较语法的观点出发,以普通话为基础,探讨客家话中最广泛使用的疑问词“么个”。我们发现“么个”不仅有疑问用法,还可以传达所谓“抱怨念力”(whining force),兼具典型疑问、非典型疑问两种功能。客家话、普通话相互参照,更有助于深入了解疑问词句式,也可开拓思考方向。^①

客家话疑问词丰富,针对不同的询问讯息选择不同的疑问词询问特定范畴。这些疑问词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即“么”类、“哪”类、“样”类,以及“几”类(参看赖文英,2012)。其中,“么”类疑问词“么个”组合性相当高,与人、事、物和地方均可组成专类疑问词的代换变型“么个-X”,对照如(1)(2):

- | | |
|------------------------|------|
| (1) a. 阿明找么人? 阿明找谁? | [问人] |
| b. 阿明送分弟弟么个? 阿明送给弟弟什么? | [问物] |
| c. 阿明哪久去美国? 阿明何时去美国? | [问时] |
| d. 阿明去哪? 阿明去哪里? | [问地] |
| e. 阿明样会去美国? 阿明为什么去美国? | [问因] |

* 本文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及其方言论元结构制图法”(16CYY041)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指正并给予宝贵意见。文中缺漏概由作者负责。

① 本文所调查客家话为台湾地区的四县客家话。

- f. 阿明样去美国? 阿明怎么去美国? [问法]
- (2) a. 阿明找么个人? 阿明找什么人? [问人]
- b. 阿明送分弟弟么个? 阿明送弟弟什么? [问物]
- c. 阿明么个时节去美国? 阿明去什么时候去美国? [问时]
- d. 阿明去么个所在? 阿明去什么地方? [问地]
- e. 阿明作么个去美国? 阿明为什么去美国? [问因]
- f. 阿明用么个方式去美国? 阿明怎么去美国?② [问法]

此外,“么个”发展出专属的非典型疑问用法——抱怨念力,如(3)中“么个”打破了动词的及物性限制,位于不及物动词的宾语位置,不再是询问而是传达埋怨、不满。客家话“么个”与普通话“什么”相比较如(3)(4),二者作为传达抱怨念力的特定疑问词,均要求特定句法分布,一律位居动后位置,展现出异曲同工之妙。若纳入台湾闽南话,我们发现还有另一组类型如(5),其特定词汇和句法位置要求与(3)(4)一致,却改用“按怎”。就此看来,表抱怨念力的非典型疑问词,形成 WHAT-HOW 双线对比,客家话、普通话一线,台湾闽南话一线。

- (3) a. 阿明笑么个! 阿明笑什么! [客家话抱怨念力 WHAT]
- b. *阿明笑么人/那久/样会/样! 阿明笑谁/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
- c. *阿明么个笑! 阿明笑什么!
- (4) a. 阿Q哭什么! [普通话抱怨念力 WHAT]
- b. *阿Q哭谁/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
- c. *阿Q什么哭!
- (5) a. 水顺 系-teh 哭 按怎/*啥物(水顺哭什么!) [台湾闽南话抱怨念力 HOW]
- 水顺 是 哭 怎么/*什么
- b. *水顺 系-teh 按怎/*啥物 哭!
- 水顺 是 怎么/*什么 哭

比较语法开拓了思考方向,我们将通过互相参照,探讨表达抱怨念力的疑问词,仔细剖析这类非典型用法的特殊词汇选择、句式构成,以及独特语气、语用功能。本文结合比较语法和制图理论(cartographic approach, 参看 Rizzi, 1997、2004; Cinque, 1999),考察“么个”看似错综复杂的现象,从典型疑问用法推演至非典型疑问“抱怨念力”,按部就班厘清以下问题:

问题一,客家话疑问词“么个”如何从单纯问物,发展出其他专类疑问词的替换型“么个-X”,从问物“么个”和“么个-X”的句法结构就能看出端倪。问题二,探究“么个”从典型疑问到非典型疑问,甚至用以表达抱怨念力,种种用法从何而来。我们发现词法选择、句法结构,以至于语义解读、语用功能,各个环节牵连互动,环环相扣。问题三,我们尤其关注语言比较,于是扩大观察视角,从普通话、客家话比较,延伸至台湾闽南话,发现了抱怨非典型疑问词的 WHAT-HOW 双线对比——客家话、普通话选择 WHAT,“么个”“什么”,闽南话选择用 HOW,“按怎”,显、隐轻动词是双线对比的重要因素。

本文立足比较语法思索上述三项问题,利用制图理论初步勾勒其层系结构,将句法分布与相应语义诠释、语用效应等铺陈开来,梳理其间牵一发动全身的关联性,探究客家话疑问词的模糊地带,发掘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共享通性和自身个性,并凸显比较语法带来的新视野、新

② 依照评审专家建议,在文中常见之疑问词首次出现时,补上国际音标拼音:么人(mangin)“谁”;么个(mage)“什么”;哪久(nai giu)“何时”;哪(nai)“哪里”;样会(ngiong voi)“为什么”;样(ngiong)“怎么”。

思路。总体架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先透过文献回顾,简要介绍客家话的疑问词问句,比较“么个”和专类疑问词,建立起对“么个”“么个-X”的基本了解。第三节探讨“V-么个”如何从标准的疑问,继而能表达不满、抱怨,提出句法分析,建构语法地图;第四节藉由比较语法审视客家话、普通话以及闽南话,是怎么抉择由哪一类特选疑问词承担抱怨念力的非典型用法,仔细探寻 WHAT-HOW 双线对比的个中原因。第五节总结全文。

2. 客家话疑问词疑问句

客家话疑问句这片模糊区,自罗肇锦(1984、1990)稍加整理后,钟荣富(2000)继续探讨,得出了较为全面的概论。本节藉由文献回顾介绍客家话疑问词问句,并深入探讨“么个”,厘清专类疑问词和“么个-X”内部语法结构,展现其中的代换关系和细微差异。

表1 客家话疑问词

类别	疑问词
物	么个(mage)
人	么人(ma ngin)
时间	哪久(nai giu)、几久(gi jiu)、么个时节(ma ge sii jied)
地点	哪(nai)
方法	样(ngiong)、样般(ngiong ban)、样会(ngiong voi)

客家话疑问词问句展现汉语特点,一如普通话,疑问词的位置依照语法、语义决定,不需像英语的疑问词要求位居句首(参看钟荣富,2005)。客家话疑问句依照所询问内容,对应不同的疑问词。客家话疑问句表先简列如表1,再依照不同类型讨论用法(参看钟荣富,2000)。

1) 问物

客家话问物的疑问词是“么个”(什么)。如第一节所见,文献中也已注意到“么个”后可以再添加适当名词,用以替代“人、时间、地点、方法”各类疑问词,如表2所示,分布极广。

(6) 么个让你恁欢喜? 什么让你这么高兴?

表2 专类疑问词替换型“么个-X”

类别	疑问词
人	么个人(mage-ngin)
时间	么个-时节/时间(mage-siijied/siigien)
地点	么个-地方/所在(mage-tifong/socai)
方法	么个-方法/样式(mage-fongfab/iongsiid)
原因	作么个(zomage)

由表2初步可见,“么个”能够替换专类疑问词。下文依序考察文献中的专类分项,在疑问用法之上,把观察范围更扩大至非疑问的用法,从中发现专类疑问词和相应的“么个-X”两者间的微妙差异。

2) 问人

普通话使用专类疑问词“谁”询问人类范畴,客家话则为“么人”。除了专类疑问词,客家话可以用“么个-X”形式,即“么个人”相当于普通话的“什么人”,如(7)(8)所示:

(7) 阿明找么人? 阿明找谁?

(8) 阿明找么个人? 阿明找谁?

疑问词句式兼具疑问、非疑问两种用法,普通话(9)的“谁”、客家话(10)的“么人”,除了做为疑问词构成疑问句之外,还能用在叙述直陈句中带有非定指功能(indefinite)。若在合适的语境之下,也能表示惊叹(exclamative)。

(9) a. 谁/什么人吃了饭,却没洗碗。 [非定指]

b. 谁/什么人吃了饭! 饭那么难吃。 [惊叹]

(10) a. 么人/么个人食忒饭,毋过唔洗碗筷。谁/什么人吃了饭,却没洗碗。 [非定指]

b. 么人/?? 么个人食忒饭! 该饭万坏食。谁/?? 什么人吃了饭! 饭那么难吃。 [惊叹]

客家话“么人”和普通话“谁”不论在典型、非典型用法上都高度平行,也都有相应的变型,即客家话“么个人”、普通话“什么人”同样兼具疑问以及非定指和惊叹这两类非疑问的用法。然而,客家话若要表示惊叹,如(10)所见,略偏向使用专类疑问词“么人”。

3) 问时间、地点

客家话用于询问时间的疑问词为“哪久”,属“哪”系的疑问词,同样有“么个-X”的代换变型,“么个时节”(什么时候):

(11) 你哪久开始对运动有兴趣了? 你哪时候开始对运动有兴趣?

(12) 你么个时节开始对运动有兴趣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运动有兴趣?

不过,当为了询问更详细的时间范畴,而把时间词汇,如星期、年、月、日等,放在“哪”之后形成问句时,较不倾向用“么个-X”代换:

(13) a. 佢哪礼拜/哪日爱去寻先生? 他哪礼拜/哪天要去找老师?

b. ??佢么个礼拜/么个日爱去寻先生? 他哪礼拜/哪天要去找老师?

客家话询问地点疑问词主要用“哪”,可独立使用或者加上表示地点、方位的“位、所在、地方”等名词,形成疑问词问句。不同于上述时间疑问词所受到的限制,问“地点”疑问词无论是否带上地点、方位,都有相应的“么个-X”代换变型,“么个-地方/所在”。例如(14):

(14) a. 佢今日爱去哪/么个地方买菜? 她今天要去哪里买菜?

b. 哪所在/么个所在才有摆行李个空位? 哪里才有放行李的空位?

4) 问方法

疑问词“样”用来询问方法,有“样般”“样会”两个衍生形式,相当于普通话“怎么”“怎么样”,如(15)。“样般”专门用在问方法,“样”“样会”则另外延伸出问原因“为什么”。除疑问之外,(16)的“样”“样会”也有非定指和惊叹用法。

(15) a. 佢要样(般)去火车站? 他要怎么去火车站? [疑问]

b. 整个事情样/样会变得如此? 这件事情怎么/为什么变成这样?

(16) a. 佢要样(般)去火车站,同尔无关系。他要怎么去火车站,跟你没关系。 [非定指]

b. 整个事情样会会变得如此! (万惊人。)这件事情怎么/为什么变成这样,好可怕! [惊叹]

值得注意的是,“样”系列和其他专类疑问词不同,“么个”相应形式并非全然比照“么个-X”。如(17)中的疑问用法,问方法仍有“么个-方式”,问原因则是另一种形式,“么个”前加上“作”,“作-么个”。在非疑问的用法方面,非定指换用“么个-方式”“作-么个”无损合法度,但是用于表惊叹却会降低接受度。

(17) a. 佢要用么个方式去火车站? 他要怎么去火车站?

b. 整个事情作么个变得如此? 这件事情怎么/为什么变成这样?

(18) a. 佢要用么个方式去火车站,同尔无关系。他要怎么去火车站,跟你没关系。 [非定指]

b. ??整个事情作么个变得如此! 万惊人。这件事情怎么/为什么变成这样,好可怕! [惊叹]

以上简要介绍客家话疑问词问句,对比专类疑问词和相应的“么个-X”用的使用情况。这两类在疑问用法中几乎平行,然而在非疑问用法中却又有不同的倾向,表达惊叹多选用专类疑问词。

由上述讨论可以更清楚看到,客家话“么个”既可以担任问物疑问词,又能组成各类专类疑问词的替换形式“么个-X”,因而广为使用。“么个”的“个”,常见有量词、指代词、结构助词等功能(参看汪化云,2008;赖文英,2012),量词用于指人、物和时间,指代词常和“该”(那)、“这”(这)连用,结构助词功能则有领属词组(possessive phrase)和动名词词组(gerundive)

phrase), 分别如(19)各例所示:③

- (19) a. 三个人(三个人)、两个箱子(两个箱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量词]
 b. 人讲客家细妹仔尽靓,个/该个/这个就系!
 听人说客家女孩子长得很美,那个/这个就是! [指代词]
 c. 佢个屋仔尽清静。他的房子很干净。 [领属结构助词]
 佢行佢个路,尔过尔个桥。他走他的路,你过你的桥。 [动名词结构助词]

“么”用法、来源与其他方言平行,大多认同从“物”而来,再经过后续演变(参看吕叔湘,1985;太田辰夫,1988、1991;魏培泉,2004)。客家话“么”疑问语法功能其来有自,就构词能力看来,可视为具有疑问语法功能的附着词素(bound morpheme),选择特定成分结合成疑问语词,比如“么个”的“个”。“么个”再经历词汇化、语法化(参看赖文英,2012),成为客家话中高频使用的疑问词。

就句法上来看,“么个”的两种体现形式正好相应其句法结构,图解如(20):问物专类疑问词“么个”,属于单纯的光杆名词结构(bare noun phrase,参看 Longobardi, 1994; Chierchia, 1998; Dayal, 2002);“么个-X”是较复杂的完整名词组结构,“么个”位于指示语(specifier),询问范畴名词 X,位于补语(complement),于是“么个-X”随着询问范畴改变而产生不同诠释,顺利成为其他疑问词的替换型。

- (20) a. [DP [NP 么个]] b. [DP 么个 [D [NP X]]]

表达疑问,不只是句法,还要语义、语用互相配合。客家话疑问句一如普通话,展现汉语的语言类型特点,疑问词保留原处(wh-in-situ)。这类疑问句如何获取疑问语义诠释和语用功能呢?对于普通话有两派代表性分析:逻辑形式移位(logic form movement,参看 Huang, 1982、1995; Cole & Hermon, 1994 等)和无择约束(unselective binding,参看 Cheng, 1991; Tsai, 1994; Cheng & Rooryck, 2000 等)。近年研究指出,是由位居句法层系高层,负责掌管语气、语态的念力功能词组(ForceP,参看 Ko, 2005、2006; Shlonsky & Soare, 2011; Pan, 2015 等)赋予疑问语法特征[wh],产生询问性语义和征求答案的语用功能。图解如(21):

- (21) 佢喜爱食么个? 他喜欢吃什什么?
 a. [ForceP Q [TopP 佢 [TP... [uP <佢> [VP 喜爱食 么个?]]]] [LF移位]
 b. [ForceP Op-Q_[wh] [TopP 佢 [TP... [uP <佢> [VP 喜爱食 么个_[wh]?]]]] [无择约束]

两派分析各有各的立足点,在此暂不深入讨论。本文考虑的并非如何获得语法特征,而是获得哪种类型,以及如何从念力功能词组获取。“么个-X”的标准疑问以及非疑问里的非定指、惊叹合法度差异,甚至专属于“么个”的抱怨用法,都和语法特征的类型、后续运作,密不可分。

我们从典型疑问用法看起,念力功能词组带着疑问运符(Q-Operator, Q,参看 Watanabe, 1992; von Stechow, 1996 等),具有疑问语法特征[wh],记为 Q_[wh],约束疑问词、赋予语法特征[wh],疑问词便有了表达疑问的功能。作为问物疑问词的“么个”,或者是专类疑问词的替换型“么个-X”,均如此运作。不同仅在于语法特征的影响范畴只限于光杆名词结构还是完整名

③ “个”作为指代词不仅能和“该”(那)、“这”(这)连用,更可以单独使用。对照(19b),(i)中的“该”(那)、“这”(这)在此不能单独做主语。这更清楚地显示出“个”的指代词用法。

- (i) a. 人讲客家细妹仔尽靓,个就系! 听人说客家女孩子长得很美,那个/这个就是!
 b. *人讲客家细妹仔尽靓,该/这就系!

词组,图解如(22):“么个”,若作为专类问物的疑问词,属于光杆名词结构,由本身获得[wh];若用在代换型“么个-X”,则是由“么个”为指示语的名词组结构获取[wh],整个词组的疑问语义内涵、语用功能也就此完备。

- (22) 疑问:[_{ForceP} Q_[wh] [_{TP} ...wh(x)...]]
- a. [_{ForceP} Q_[wh] [_{TP} ... [_{DP} [_{NP} 么个^物/么人^人/那久^时] _[wh]]]]
- b. [_{ForceP} Q_[wh] [_{TP} ... [_{DP} 么个_{[D'} D [_{NP} 人/时节] _[wh]]]]]]

非疑问用法同样关系着运符操作。自然语言中的言谈语气、语态,陈述、探问、感慨惊叹等多种多样,相对也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如表惊讶句的惊叹[exclamative],以及直述句的非定指[indefinitive]。^④ 约束疑问词的运符负载不同语法特征,如 Op_[indef]、Op_[excl],疑问词的功能也随之而异,产生非定指、惊叹诠释,不再是标准的疑问功能,如(23)所示。

- (23) 非疑问:[_{ForceP} Op_x [_{TP} ... wh(x)...]]
- a. 非定指:[_{ForceP} Op_[declarative] [_{TP} ... [_{DP} Op_[indef] [_{wh}(indefinitive)...]]]]]
- [_{ForceP} Op_[declarative] [_{TP} ... [_{DP} Op_[indef] [_{NP} 么个^物/么人^人/那久^时] _[indef]]]]]]
- b. 惊叹:[_{ForceP} Op_[excl] [_{TP} ... wh(exclamative)...]]]
- [_{ForceP} Op_[excl] [_{TP} ... [_{DP} [_{NP} 么个^物/么人^人/那久^时] _[excl]]]]]]

相对于专类疑问词同时有非定指、惊叹这两种用法,替换型“么个-X”则以非定指用法为主,而运符操作即可解释这项差异。^⑤ 专类疑问词属单纯的光杆名词结构,替换型“么个-X”为完整的名词组结构,以至于运符和疑问词句法操作相对较为复杂,造成惊叹用法受限,试比较(24):

- (24) a. [_{ForceP} Op_[declarative] [_{TP} ... [_{DP} Op_[indef] 么个_{[D'} D [_{NP} 人/时节] _[indef]]]]]] [非定指]
- b. ?? [_{ForceP} Op_[excl] [_{TP} ... [_{DP} 么个_{[D'} D [_{NP} 人/时节] _[excl]]]]]] [惊叹]

非定指用法,关涉对象为名词范畴,涉及范畴在何处、运符坐落于何处。(24a)中的运符 Op_[indef] 位于 DP,语法特征约束、授予都在此范畴完成,“么个-X”和专类疑问词一般,顺利得到语法特征。反之,表达惊叹涉及语用、语气,仰赖较高句法层系的运符参与,沟通起句法和语义、语用(参看 Rizzi,1997、2004; Cinque,1999; Cinque & Rizzi,2010; Haegeman & Hill,2013)。(24b)中位于高层的念力功能词组肩负着惊叹运符(Op_[excl]),因考虑距离并且基于经济原则,选择(23b)中光杆名词组的专类疑问词,而非复杂结构的“么个-X”。简言之,专类疑问词和相应的“么个-X”仍然有细微差异可循,彼此结构复杂度不同,促使运符进行约束、授予语法特征时产生不同选择,尤其句法高层的运符如惊叹运符更是明显。上述专类疑问词、“么个-X”替换型之间的差异,也左右了两者的句式条件限制。

④ 直述句的非定指属于名词范畴特征故由 DP 负载 Op_[indef],呼应直述句念力功能词组的运符 Op_[declarative]。

⑤ 其中对比已在前文举例讨论,替换型“么个-X”以非定指用法为主,例证重现如下,以方便参照。

- (i) a. 么人/么个人食忒饭,毋过唔洗碗筷。谁/什么人吃了饭,却没洗碗。
b. 么人/??么个人食忒饭!(饭万坏食。)谁/??什么人吃了饭!(饭这么难吃。)
- (ii) a. 但哪久/么个时节开始对运动有兴趣了,同尔无关系。他哪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对运动有兴趣,跟你没关系。
b. 哪久/??么个时节尔可以做忒功课!(吾等万久了。)哪时候/什么时候你能做完功课!(我等那么久了。)

客家话“定着系…故所以…”(一定是…,所以…)是因果句标准句式,陈述所见事件串联原因结果,属直述句,句中的疑问词都作非定指解读。而“么个-X”具备非定指用法,如(25)替换专类疑问词时,自然不影响合法度,专类疑问词、相应的“么个-X”均可获得非定指语法特征[indefinitive],表达相应语义内涵以及直陈语用功能,图解如(26)。

- (25) a. 细人仔定着系分么人/么个人骂忒,故所以噉汁。小孩一定是被谁/什么人骂了,所以哭。
 b. 阿明定着毋知样(般)/用么个方法驶车子,故所以坐计行车来。阿明一定是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开车,所以坐出租车来。
- (26) a. [_{ForceP} OP_[declarative] [_{TP} 定着(原因)[_{DP} OP_[indef] 么个/样般]_[indef], …故所以(结果)]]
 b. [_{ForceP} OP_[declarative] [_{TP} 定着(原因)[_{DP} OP_[indef] 么个[_{D'} [_{NP} 人/方法]_[indef] …故所以(结果)]]]]

相较之下,一旦句中出现副词“竟然”(居然),语句转而表达惊讶语义、语气,诉诸句法高层的念力功能词组,赋予惊叹语法特征[exclamative],随即产生对比如(27),限用专类疑问词,无法使用“么个-X”。(28)图解更加清楚,高句法层系的运符 OP_[excl],首选光杆名词结构的专类疑问词“么人”,进行后续约束、授予语法特征[exclamative],而不是结构较为复杂的词组型“么个-X”。

- (27) a. 么人竟然骂忒阿明! 谁居然骂了阿明!
 b. *么个人竟然骂忒阿明! 谁居然骂了阿明!
- (28) a. [_{ForceP} OP_[excl] [_{TP} 竟然 [_{DP} [_{NP} 么人]_[excl]]]]]
 b. * [_{ForceP} OP_[excl] [_{TP} 竟然 [_{DP} 么个[_{D'} [_{NP} 人]_[excl]]]]]

不过,普通话“什么”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专类疑问词用“什么-X”替换后,还是可以有惊叹的非疑问用法。⑥

- (29) 谁/什么人(居然)吃了饭! 这饭那么难吃。 [惊叹]

总体而言,普通话“什么-X”、客家话“么个-X”的组合性相当高,专类疑问词几乎都有相应的代换形式,在标准疑问用法上可说全然相等。若在非疑问情况下,客家话和普通话略有差异。在客家话中,非疑问里的惊叹用法倾向用专类疑问词,采取“么个-X”代换反而造成接受度降低,甚至无法接受。普通话“什么-X”不受此限,兼具疑问、非定指、惊叹这三类功能。这项差异可能和客家话方言存古性相关,疑问词用在非疑问的情况下,偏向采用结构较单纯的专类疑问词。然而,“么个-X”所用限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么个”语法功能有限,第三节将探讨疑问词的另一种非典型功能,即传达抱怨念力,这一功能只能透过“么个”表达。

3. 动后“么个”：“V-么个”

“么个”除使用率高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V-么个”。这种用法中的“么个”不论动词及物性一律位于动词之后。此外,如(30)所见,表达对事情不悦、不满的抱怨念力(whining force)只专属“么个”。本节将仔细观察“V-么个”,并且和普通话互相对照,结合比较

⑥ 多谢审稿人提醒,普通话中疑问词的无定用法如(i),的确还需要内延算子(intensional operator)的认可:(27b)中客家话的无定用法被指代词“个”的特指作用所阻挡(特指作用即 specificity effects,见文中(19b)及注③的讨论)。相较之下,普通话中并无这类特指成分,因此没有相应的限制。本文限于篇幅和考量论证主旨——抱怨念力,先简要呈现歧义性。评审专家提示之思考议题,值得日后另行专文探究。

- (i) a. 他哪时候/什么时候要结婚,跟你没关系。 b. 他去了哪里/什么地方,爸妈一直找他。

语法以及制图理论,不单是语法层面,语义、语用也一并考虑,以清楚反映其中的紧密牵引。

- (30) a. 阿明笑么个! 阿明笑什么! [客家话抱怨念力 WHAT]
b. * 阿明笑么人/那久/样会/样! 阿明笑谁/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
c. * 阿明么个笑! 阿明笑什么!

“V-么个”分为三种:第一类问物,如(31a);第二类,询问动作的原因或目的,即(31b);第三类,(31c)则带有较强的语用功能,已不再于疑问的功能,而是质疑、反对或发牢骚,呈现特殊的抱怨念力。其中“么个”随着语境、上下文,语法功能发生变化,语义内涵得以延伸(参看赖文英,2012)。之后,因上下文关系导致语用功能强化,从原先询问具体事、物功能成为询问抽象的原因或目的,即“作么个”,甚至再度因语境关系,不再有询问原因的功能,而仅是警告、制止或讽刺等抱怨功能。换言之,“V-么个”经历语用功能强化(pragmatic strengthening),增强了一定的语气强度。^⑦ 强烈的语气强度、语用功能完备了,“V-么个”就满足了表达抱怨念力的重要条件,因此抱怨念力成为专属“V-么个”的特殊功能。更明显的对比还有如(32),一旦“V-么个”动词重复构成“V-么个-V”,则完全不做询问,直接表示警告、恐吓、拒绝或讽刺等等这种抱怨念力。

(31) 客家话三类“V-么个”

- a. 尔适个做什么? 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问物]
b. 尔走么个? 你为什么跑掉? [问原因]
c. 细人还恁细,打么个! 小孩还那么小,打什么! [抱怨]

(32) 客家话“V-么个 V”:抱怨

- a. 尔做什么做,再过做也毋会较好! 你做什么做,再做也不会比较好!
b. 尔走么个走,又毋系尔做毋着事! 你跑什么跑,又不是你做错事!
c. 细人还恁细,打么个打! 小孩还那么小,打什么呢!

“V-么个”从问物疑问词转为问原因,以至于全然无疑问的抱怨念力,源自上下文、语境促发的语法化(参看赖文英,2012,2015)。这种解释揭示了语用效应这一环,却仍有未解之处:1)“V-么个”和“V-么个-V”,动词何以能重复? 为何“V-么个-V”只有抱怨用法,没有“V-么个”的其他功能? 2)“作么个-V”和“V-么个”用以问原因时相平行,表达抱怨却为何又存在分歧如(33),限用“V-么个”呢? 3)在区分“做什么”“作么个”上,“做”位在问物“么个”之前为动词,问原因“作么个”的“作”则无法同等视之。只有问事物“做什么”的“做”才具备典型的动词特征,能够加上时貌标记如(34):

- (33) a. 尔笑么个? 你为什么笑? / 你笑什么? [问原因 / 抱怨]
b. 尔作么个笑? 你为什么笑? / * 你笑什么? [问原因 / * 抱怨]
(34) a. 尔来这做过/忒么个(事情)? 你来这里做过/了什么(事情)?
b. * 尔作过/忒么个来这? 你为过/了什么来这?
b'. 尔作么个来过/忒这? 你为什么来过/了这?

事实上,(34)的对比正好提示了问原因“作么个-V”属轻动词结构(light verb construction,参看 Huang,1997;Lin,2001;Tsai,2015等)。轻动词“作”“DO”用以引介施事者(agent)“尔”(你),两者间呈现显性、隐性对比,其中差别在于以隐性形式“DO”出现时,为了最终的语

^⑦ 语用强化(pragmatic strengthening,参看 Traugott & Trousdale,2010;Roberts,2010)表现为:词语语义产生“淡化”,愈来愈偏向语法功能,语用功能也增强,具有更高的功能性。在此“么个”也发生同样的演变。

音形式(phonological form, 参看 Halle & Marantz, 1993; Chomsky, 1995), 驱动动词进行中心语移动(head movement); 若是显性形式“作”, 本身已具备语音形式也就省去了这道程序, 使得(35a)(35b)看似动词语序相反, 其实语义相等。普通话的轻动词结构也有相似的运作, 若以隐性形式出现, 同样源自动词移动, 图解如(36):

- (35) a. 尔食/行尔个。你吃/走你的。 [_{NP} 尔^{施事者} [_V [食/行]-DO [_{VP} 尔个^{GEN}<食/行>]]]
 b. 尔作尔食/行。你吃/走你的。 [_{NP} 尔^{施事者} [_V 作^{DO} [_{VP} 尔-GEN 食/行]]]
 (36) 你吃/走你的。 [_{NP} 你^{施事者} [_V [吃/走]-DO [_{VP} 你的^{GEN}<吃/走>]]]

第三个问题随之而解, 问原因“作么个”的“作”是引介施事者的轻动词, 以至于无法带时貌标记。既然“作么个-V”属于轻动词结构, 问题二中(33)“作么个-V”和“V-么个”的不对称性也是一条线索, 不对称性关系着句法结构对比, 抱怨“V-么个”需要再行推敲。

抱怨“V-么个”打破了动词及物性, 纵使动词为不及物动词“笑”, “么个”仍可出现, 这说明“么个”不属于动词之宾语、述语之论元, 而属非典型论元, 需要仰赖施用结构(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参看 Pykkänen, 2002; McGinnis, 2005)。施用结构已广受学界注意, 可以引介非典型论元, 英语、非洲语^⑧, 甚至普通话、广东话都有相似的现象(参看 Tsai, 2007; Tang, 2009), 如(37)各例粗体论元:

- (37) a. N-áa-i-lyi-f-à 'm-kà k-élyá. [非洲语 Chaga]
 焦点-1st, 单数-现在式-吃-施用 1-太太 7-食物 (他为了他太太吃饭。)
 b. 他居然给我跑了。 [普通话]
 c. 你居然同我走堂。你居然给我晚课。 [广东话]
 d. John baked Bill a cake. [英语]
 (38) a. 佢同吾饮忒五罐酒。他给我喝了五罐酒。 [客家话]
 [_{TP} 佢 [_T 同-T ... [_{AppIP} 吾 [_{AppI'} <同> ... [_{NP} [_V [_{VP} 饮五罐酒]]]]]]]]
 b. 佢饮忒吾五罐酒。他给我喝了五罐酒。
 [_{TP} 佢 [_T 饮-APPL]-T ... [_{AppIP} 吾 [_{AppI'} <[饮]-APPL> ... [_{NP} [_V [_{VP} <饮>五罐酒]]]]]]]]

施用结构的中心语和轻动词相似, 也有显性、隐性这两类形式, 不同语言各有选择: 显性形式如非洲语、普通话、广东话中, 非典型论元以有标(marked)形式出现; 或是像英语采取隐性形式, 非典型论元保持着无标(unmarked)状态。客家话施用结构如(38), 兼具显性“同”和隐性施用中心语, 引介非典型论元“吾”(我), 蒙受“他喝酒五罐酒”的负面影响。换言之, 就论元结构而言, 典型论元归类于轻动词结构, 非典型论元则为施用结构。这项对比说明了(33)中“作么个-V”和“V-么个”, 为什么由平行逐渐产生分歧。“作么个-V”隶属轻动词结构, “V-么个”则兼具轻动词结构、施用结构两类。“作么个-V”和“V-么个”恰好互为线索, 揭开句法结构全貌, 无论疑问用或是抱怨用, 各类“么个”都能安得其所, 从而联系起语法、语义内涵和语用效应, 并能与普通话“什么”跨方言相呼应。

首先, 从两者的共同语法功能看起, 用以问原因、目的时, 图解如(39), “作么个-V”中“作”为轻动词显性形式, 在“V-么个”中则保持隐性形式“DO”, 用以引介施事者“尔”(你)。“么个”另由原因、目的轻动词“FOR”引介并且赋予语义诠释, 再由念力功能词组位置的运符 Op_[wh] 约束、授予语法特征[wh], 疑问语用效应就此完备。轻动词形式为“V-么个”“作么个-

⑧ (37a), 非洲语例句为翻译 Pykkänen(2002)原文之例(12)。以数字标示词缀处, 该作者文中未多加解释, 故此处也采用原样呈现。

V”表层差异的关键,决定动词移动与否,以及出现在“么个”之前或之后。

(39) a. 尔作么个食药?你为什么吃药?

[_{ForceP} Op_[wh]...[_{oP} 尔 [_v 作 [_{oP} 么个_[wh] [_v FOR_{[VP} 食药]]]]]]

b. 尔食么个药?你为什么吃药?

[_{ForceP} Op_[wh]...[_{oP} 尔 [_v [食-FOR]-DO [_{oP} 么个_[wh] [_v <[食]-FOR> [_{VP}<食>药]]]]]]

在(39)中,疑问用“作么个-V”“V-么个”的“么个”,均为轻动词“FOR”引介的原因、目的,就论元结构而言是典型论元。反观抱怨用“V-么个”如(40),却是截然不同:施事者“尔”(你)身为不及物述语“笑”“走”的论元,已把论元结构填满,“么个”成为由施用结构所引介的非典型论元。

(40) a. 尔笑么个,再过笑就会分人打!你笑什么,再笑就会被人打!

b. 尔走么个,又毋系尔做毋着事!你跑什么,又不是你做错事!

进一步思索“V-么个”的抱怨语义从何而来,文献中一致强调语境是必要条件。这项语用效应环节,就由句法层面的念力功能词组扣紧相应的语义、语法两层面。如第2节中所见,运符操作程序可以清楚展现专类疑问词和相应的“么个-X”究竟是标准疑问用法,还是表达非疑问里的非定指或惊叹。在抱怨“V-么个”中扮演这样角色的是抱怨运符(whining operator, W-Op,参看 Tsai, 2017),它约束“么个”并赋予语法特征[whining],产生抱怨语义诠释,呼应了来自语境的语用效应,表达不满、埋怨。承接上述讨论一步步探究至此,客家话抱怨“V-么个”的句法运作如下(41):

(41) 尔笑么个!你笑什么!

[_{TopP} 尔...[_{ForceP} W-Op_[whining] [_{Force'} [[笑-DO]-FOR^{APPL}]-FORCE
[_{ApplP} 么个_[whining] [_{Appl'} <[笑-DO]-FOR^{APPL}> [_{oP} [_v <笑-DO>[_{VP}<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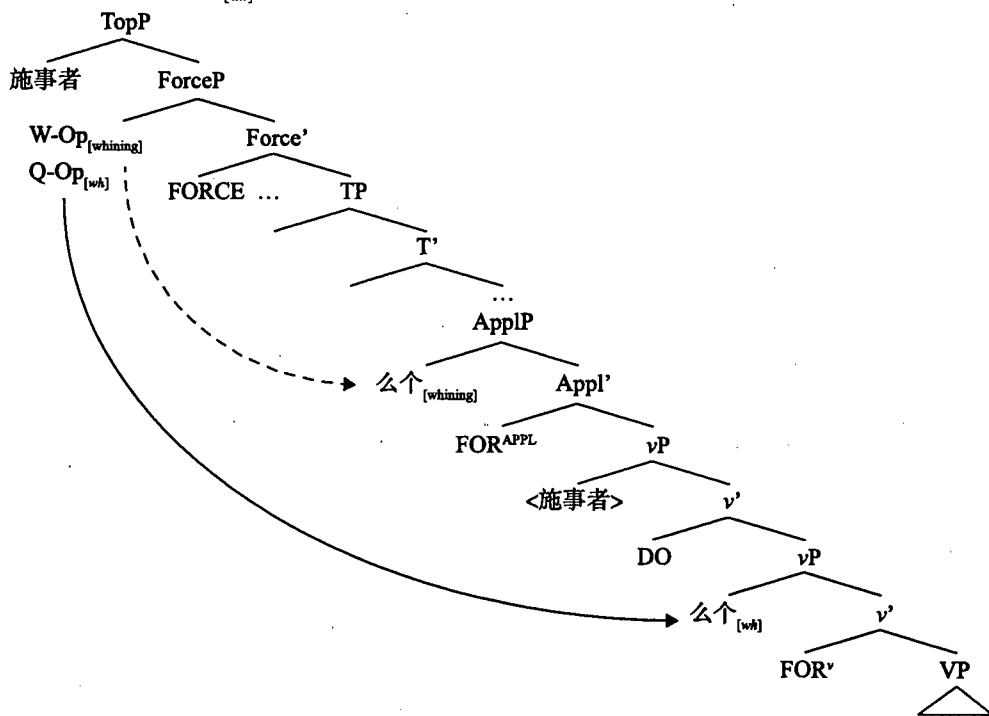
至此,第二个问题也获得解答,何以表疑问的“作么个-V”和“V-么个”语义诠释、句法功能相当,却只有“V-么个”有抱怨念力这项非典型用法?在结构图(41)中可见,施用词组中心语, FOR^{APPL},句法层系高于轻动词组,“么个”由其引介位居指示语,句法位阶相对提高,也符合经济原则、地利之便,方便抱怨运符进行约束。这时,轻动词显、隐形式再次成为关键要素,(41)“V-么个”的轻动词是隐性形式,动词顺利继续往上移动,完成构词、构句。然而,动词移位(42)中的“作么个”却受到阻碍,显性形式“作”引发移位阻挡效应(intervention effect,参看 Beck, 2006; Yang, 2009),阻断动词移位到施用词组的路径,隐性形式的施用中心语于是缺少显性词汇支持,没有语音形式,句子也就无法成立。因此,抱怨念力也就只能透过(41)的“V-么个”表达。

(42) *尔作么个笑!你笑什么!

[_{TopP} 尔...[_{ForceP} W-Op_[whining] [_{Force'} FORCE
[_{ApplP} 么个_[whining] [_{Appl'} FOR^{APPL} [_{VP} [_v 作 [_{VP} 笑]]]]]]]]

接着我们利用制图理论展开句法结构如(43),此图把语义、语用效应融入句法层系,一目了然、层理清晰。“V-么个”从疑问到非疑问这一连串的用法,反映了其所在句法位置不同,从轻动词结构到施用结构,“么个”各自再配合合适运符授予恰当语法特征,即由疑问运符(Q-Op)获得疑问语法特征[wh],产生疑问用法,而特殊的抱怨用法则来自抱怨运符(W-Op),授予抱怨语法特征[whining]。

- (43) a. 抱怨“V-么个_[whining]”:尔笑么个!你笑什么!
 b. 疑问“V-么个_[wh]”:尔食忒么个?你吃了什么?



客家话“么个”也为异曲同工的普通话“V-什么”(参看 Tsai, 2017)提供了论证支持。相似句法运作如(44)中所示。此处普通话“什么”也不是问物,而是表达不满、牢骚的抱怨念力。

- (44) 你哭什么!

[_{TopP} 你... [_{ForceP} W-Op_[whining] [_{Force'} [[哭]-FOR^{APPL}]-DO-]-FORCE ...

[_{vP} [_{v'} <[[哭]-FOR^{APPL}]-DO> [_{ApplP} 什么_[whining] [_{Appl'} <[[哭]-FOR^{APPL}> [_{vP} <哭>]]]]]]]]]

为什么动词重复限于抱怨“V-么个”,一旦动词重复就失去“V-么个”其他功能?利用句法结构图(45),本节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迎刃而解。“V-么个-V”与“V-么个”这两类是抱怨用法的一体两面,所见动词重复其实是动词移动所留下的语迹(trace)在语音层次上不同的表现方式——删除或体现,如此而已。

- (45) a. 尔笑么个!你笑什么!

[_{TopP} 尔... [_{ForceP} W-Op_[whining] [_{Force'} [[笑-DO]-FOR^{APPL}]-FORCE

[_{ApplP} 么个_[whining] [_{Appl'} <[[笑-DO]-FOR^{APPL}> [_{vP} [_{v'} <笑-DO> [_{vP} <笑>]]]]]]]]]

- b. 尔笑么个笑!你笑什么笑!

[_{TopP} 尔... [_{ForceP} W-Op_[whining] [_{Force'} [[笑-DO]-FOR^{APPL}]-FORCE

[_{ApplP} 么个_[whining] [_{Appl'} <[[笑-DO]-FOR^{APPL}> [_{vP} [_{v'} <笑-DO> [_{vP} <笑>]]]]]]]]]

有趣的是,“比较”再次让我们察觉到语言不同的倾向。当述语为双音节动词,普通话抱怨念力句式有(46)中三种语音表现:完全删除、完全体现、部分体现(参看 Tsai, 2017)。相较之下,(47)客家话则倾向于完全策略,完全删除或完全体现:

- (46) a. 阿Q埋怨什么<埋怨>! [完全删除]
 b. 阿Q埋怨什么埋怨! [完全体现]
 c. 阿Q埋<怨>什么<埋>怨! [部分体现]

- (47) a. 阿明怨怪么个<怨怪>! 阿明抱怨什么! [完全删除]
 b. 阿明怨怪么个怨怪! 阿明抱怨什么抱怨! [完全体现]
 c. ??阿明怨<怪>么个<怨>怪! 阿明抱什么怨! [部分体现]

不过,无论哪一类型都是抱怨句式的一体变化,把移位语迹删除或体现,可说是从语音层次追溯抱怨句式的动词移位。相反地,不含这类动词移位的疑问句式,自然没有这样的变型,因此一旦动词重复随即造成句子无法接受,客家话(48)、普通话(49)都是如此。

- (48) a. 阿明尽好么个? 佢尽好打球仔。阿明喜欢什么? 他喜欢打球。
 b. *阿明尽好么个尽好? 佢尽好打球仔。
 c. *阿明尽么个好? 佢尽好打球仔。
 (49) a. 阿Q讨厌什么? 他讨厌篮球。
 b. *阿Q讨厌什么讨厌? 他讨厌篮球。
 c. *阿Q讨什么厌? 他讨厌篮球。

通过制图理论,句法结构图谱(43)解开了“V-么个”的三个问题,句法层系和语义诠释、语用功能之间的对应性再清楚不过。不仅如此,运用比较语法可以看到,普通话“V-什么”、客家话“V-么个”表示典型的疑问和非典型的抱怨念力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句法和语义、语用始终环环相扣。

首先,在述语类型对比上,述语动词的及物性关系着疑问词的歧义性。“V-么个”在不及物动词为述语的语句中如(50),只表抱怨念力;而当及物动词为述语时如(51),则产生歧义——问物、否定和抱怨,“么个”分处不同句法位置。疑问用“么个”直接置于述语的动词补语位置,否定用“么个”可视为轻动词结构,抱怨用“什么”则位于施用词组。(51b)(51c)否定用、抱怨用的“么个”不在动词补语,补语位置可理解为空代词(*pro*,参看Huang,1984,1989),或放进具体形式“书”。“V-么个”依然只有做抱怨用时才能进行动词重复,“V-么个-V”。

- (50) 阿明走么个! 阿明跑什么! / *阿明跑什么东西? [抱怨/*疑问]
 (51) a. 阿明看么个? 佢看地图寻路。阿明看什么? 他看地图找路。 [疑问]
 b. 阿明没看么个(*pro*/书)(*看)。阿明没看什么(*pro*/书)。 [否定]
 c. 阿明看么个(*pro*/书)(看)! 阿明看什么(*pro*/书)! [抱怨]

有趣的是,(52)(53)普通话抱怨用“V-什么”也出现平行对比,存在述语及物性的歧义性,以及仅限于抱怨用法的动词重复:

- (52) 阿Q跑什么! [*疑问/抱怨]
 (53) a. 阿Q看什么? 看书准备考试。 [疑问]
 b. 阿Q没看什么(*pro*/书)(*看)! [否定]
 c. 阿Q看什么(*pro*/书)(看)! [抱怨]

通过句法结构(54)(55)的图解,述语及物性造成的歧义性显得更加清楚。客家话“么个”、普通话“什么”位于合适的句法位置才可以与相应运符完成约束、授予恰当语法特征,达成语法、语义以至于语用三方功能。

(54) 不及物动词述语:抱怨/*疑问

- a. [_{TopP} 施事者 [_{ForceP} **W-Op**_{whining}] [_{Force'} [[走/跑-DO]-FOR^{APPL}]-FORCE [_{TP}...
 [_{ApplP} 么个/什么_{whining}] [_{Appl'} <[走/跑-DO]-FOR^{APPL}> [_{VP} [_{vP} <走/跑-DO> [_{VP} <走/跑>]]]]]]]]]]
 b. * [_{TopP} 施事者 [_{ForceP} **Q**_{wh}] [_{TP}... [_{vP} [_v 走/跑-DO [_{VP} <走/跑> [_{DP} 么个/什么_{wh}]]]]]]]]]]

(55) 及物动词述语:抱怨/否定/疑问

- a. $[_{\text{TopP}}$ 施事者 $[_{\text{ForceP}}$ **W-Op**_[whining] $[_{\text{Force}'}$ [[看-DO]-FOR^{APPL}]-FORCE $[_{\text{TP}}$...
 $[_{\text{AppIP}}$ 么个/什么_[whining] $[_{\text{AppI}'}$ <[看-DO]-FOR^{APPL}> $[_{\text{vP}}$ [_v <看-DO> [$_{\text{VP}}$ <看> Obj/pro]]]]]]]]]
- b. $[_{\text{TopP}}$ 施事者 $[_{\text{ForceP}}$ **W-Op**_[neg] $[_{\text{Force}'}$ [[看-DO]-FOR[']]-FORCE $[_{\text{TP}}$...
 $[_{\text{NegP}}$ 没 $[_{\text{vP}}$ 么个/什么_[neg] $[_{\text{vP}}$ <[看-DO]-FOR[']> $[_{\text{vP}}$ [_v <看-DO> [$_{\text{VP}}$ <看> Obj/pro]]]]]]]]]
- c. $[_{\text{TopP}}$ 施事者 $[_{\text{ForceP}}$ **Q**_[wh] $[_{\text{TP}}$... [$_{\text{vP}}$ [_v 看-DO [$_{\text{VP}}$ <看> 么个/什么^{*}_[wh]]]]]]]]

其次,表抱怨的普通话“什么”、客家话“么个”多处于基本语境(root context, 参看 Yang, 2017),若与其他词类共存,常引发阻挡效应。换言之,抱怨句式需要遵守中心语移位制约(head movement constraint, 参看 Travis, 1984),由此证明动词移位确实发生。^⑨在不及物动词述语句中,否定词、模态词都造成阻挡,动词无法完成移位,无论是(56)客家话“V-么个”、(57)普通话“V-什么”都无法成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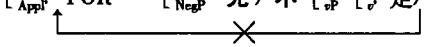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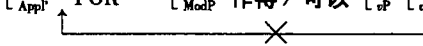
- (56) a. *阿明无走么个! 阿明不跑什么! b. *阿明作得走么个! 阿明可以跑什么! [抱怨]
- (57) a. *阿Q不跑什么! b. *阿Q可以跑什么! [抱怨]

阻挡效应对及物动词述语句的影响略有不同,试比较(58)(59):客家话和普通话都认可这些例子,却都随着否定词、模态词的阻挡效应排除了抱怨诠释,仅有疑问功能,不再有歧义性:

- (58) a. 阿明无看么个? 但无看新闻。阿明不看什么? 他不看新闻。 [疑问]
- b. *阿明无看么个! 阿明不看什么! [抱怨]
- c. 阿明作得看么个? 但作得看书。阿明可以看什么? 他看书。 [疑问]
- d. *阿明作得看么个! 阿明作得看什么! [抱怨]
- (59) a. 阿Q不看什么? 他不看报纸。 [疑问] b. *阿Q不看什么! [抱怨]
- c. 阿Q应该看什么? 他应该看报纸。 [疑问] d. *阿Q应该看什么 [抱怨]

否定词、模态词的阻挡效应,细部图解如(60)(61),抱怨句式的动词移位遭遇阻挡,违反中心语移位制约,无法成句。只有不涉及移位的疑问句式,可以顺利成句,促成及物动词述语句,还可表达疑问功能:^⑩

(60) 不及物动词述语: *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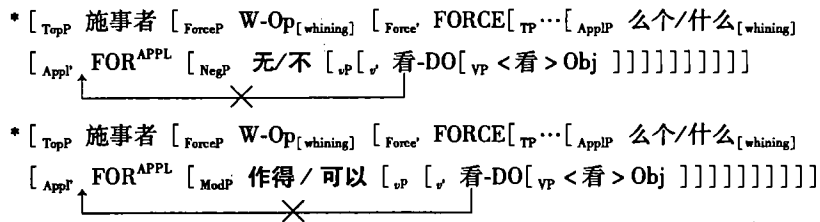
- a. * $[_{\text{TopP}}$ 施事者 $[_{\text{ForceP}}$ **W-Op**_[whining] $[_{\text{Force}'}$ FORCE $[_{\text{TP}}$... [$_{\text{AppIP}}$ 么个/什么_[whining] $[_{\text{AppI}'}$ FOR^{APPL} $[_{\text{NegP}}$ 无/不 $[_{\text{vP}}$ [_v 走/跑-DO [$_{\text{VP}}$ <走/跑>]]]]]]]]]

- b. * $[_{\text{TopP}}$ 施事者 $[_{\text{ForceP}}$ **W-Op**_[whining] $[_{\text{Force}'}$ FORCE $[_{\text{TP}}$... [$_{\text{AppIP}}$ 么个/什么_[whining] $[_{\text{AppI}'}$ FOR^{APPL} $[_{\text{ModP}}$ 作得/可以 $[_{\text{vP}}$ [_v 走/跑-DO [$_{\text{VP}}$ <走/跑>]]]]]]]]]


(61) 及物动词述语:疑问/*抱怨

- a. 疑问
 $[_{\text{TopP}}$ 施事者 $[_{\text{ForceP}}$ **Q**_[wh] $[_{\text{TP}}$... [$_{\text{NegP}}$ 无/不 $[_{\text{vP}}$ [_v 看-DO [$_{\text{VP}}$ <看> [$_{\text{DP}}$ 么个/什么_[wh]]]]]]]]]]
 $[_{\text{TopP}}$ 施事者 $[_{\text{ForceP}}$ **Q**_[wh] $[_{\text{TP}}$... [$_{\text{ModP}}$ 应该/作得 $[_{\text{vP}}$ [_v 看-DO [$_{\text{VP}}$ <看> [$_{\text{DP}}$ 么个/什么_[wh]]]]]]]]]]
- b. 抱怨

⑨ 中心语移位制约定义如下: A head x may only move into the head y that properly governs x. (Travis 1984:131)

⑩ 阻挡成分以黑体为标记。



本节重点探究客家话活动后“么个”“V-么个”，由疑问到非疑问的抱怨用法从何而来，句法、语义、语用三者一环接着一环，牵一发动全身。之前文献中的语境分析法，提示了语用层面这一环，却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第一，抱怨“V-么个”和动词重复“V-么个-V”两者间的关系；第二，“做么个-V”和“V-么个”为何由平行至分歧；第三，“作么个-V”的“作”和“做么个”的“做”，分属轻动词和动词这两种语类。我们结合比较语法和制图理论，勾勒出句法结构图(43)，让这三个问题迎刃而解。“V-么个”句法位置不同、句法层系高低相异，从轻动词结构延展至施用结构，再藉由运符授予语法特征，句法层系和各项语义、语用功能始终紧紧相扣：疑问“么个”为轻动词所引介的原因、目的，由疑问运符获得疑问语法特征[wh]，产生疑问语用功能；抱怨“么个”则又代表另一类，是由施用中心语引介的非典型论元，透过抱怨运符授予抱怨语法特征[whining]，传达抱怨念力。客家话另有一组鲜明对照——“作么个”“V-么个”，显性轻动词“作”引发了阻挡效应，造成“V-么个”才有抱怨用法。普通话抱怨“V-什么”也发生了类似阻挡效应，凸显了比较语法有助分析问题，互相参照、互为佐证。

4. 非典型疑问词延伸比较

从比较语法视角探讨客家话“么个”、普通话“什么”已见不少跨方言间共性以及自身独有特性。本节拓宽比较对象，视野延展至台湾闽南话，将它和客家话、普通话一并放入比较范畴，三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同处在于要求特定的句法分布，三者表达抱怨念力时都一致把疑问词置于动词之后；相异处在于疑问词的选择显现“双线对比”，WHAT—HOW。(62)客家话“么个”和(63)普通话“什么”属前一线 WHAT，(64)台湾闽南话“按怎”则属后一路 HOW。

- (62) a. 阿Q哭什么! b. *阿Q哭怎么样/怎样! [普通话抱怨 WHAT]
 (63) a. 阿明笑么个! 阿明笑什么! b. *阿明笑样般/样会! 阿明笑怎么! [客家话抱怨 WHAT]
 (64) a. 水顺 系-teh 哭 按怎/*啥物(直译:水顺哭怎样!) [台湾闽南话抱怨 HOW]
 水顺 是 哭 怎么/*什么
 b. *水顺 系-teh 按怎/*啥物 哭!(直译:水顺哭什么!)
 水顺 是 怎么/*什么 哭

疑问词表达抱怨的用法引人关注，作为疑问使用也一样表现出有趣的歧义性。上文已见客家话“么个”(如(65))，一词多义、多用——问物、问致使动机、问原因。这并非特例，普通话(66)“么”系疑问词“什么”“怎么”，以及台湾闽南话的(67)“按怎”也都有跨类歧义性(参看 Lau & Tsai, 将刊)。

- (65) a. 佢食(过)么个? 他吃过什么? [疑问 WHAT]
 b. 佢噉么个矣? 他怎么哭了? [致使 HOW]
 c. 地泥作么个湿忒矣? 地板为什么湿掉了? [原因 WHY]
 (66) a. 他买了什么? [疑问 WHAT]
 b. 他怎么/干么哭了? [致使 HOW]

- c. 他为(了)什么哭了? [原因 WHY]
 (67) a. 水顺是按怎咧哭? 水顺为什么哭? [原因 WHY]
 b. 水顺按怎咧哭? 水顺怎么哭了? [致使 HOW]
 c. 水顺是咧哭按怎? 水顺哭什么! [抱怨 HOW]

利用模态词(modal)和动词为分界,即可梳理其中差别。普通话的“么”系疑问词“什么”“怎么”,除了问原因和致使动机,还能询问工具、样貌和结果、状态,如(68)。闽南话(69)“按怎”也兼备这几类用法。然而,客家话却有不同选择:(70)需用另一系列的疑问词“样”系。

- (68) a. 他都(会)怎么去公司? [工具]
 b. 他这件事(会)怎么办呢? [样貌]
 c. 他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结果]
 (69) a. 水顺拢(会)按怎去上班? 水顺都会怎么去上班? [工具]
 b. 水顺(会)按怎讲这件代志的? 水顺怎么讲这件事情的? [样貌]
 c. 水顺代志处理了按怎? 水顺事情处理得怎样? [结果]
 d. 水顺敢有讲按怎/啥? 水顺曾说什么吗? [事物]
 (70) a. 佢都(会)样矣/样般去上班? 他都是怎么去上班? [工具]
 b. 佢(会)样矣/样般讲这项事情的? 他怎么讲这件事情的? [样貌]
 c. 佢事情办了样矣/*样般? 他事情办得怎样? [结果]

就此看来,台湾闽南话“按怎”使用层面最宽,可以表达原因、致使动机以至于工具、方式、结果状态,甚至可以替换问物“啥”,句法位置不同,语义诠释相异,这项特点倒是和普通话“怎么”相似(参看 Lau & Tsai, 将刊)。有别于采用句法位置为定位以区别疑问词的兼类歧义性,客家话选择换一个词汇,即(70)“样”处理样貌、工具问句,直到延伸至问原因、致使动机,才又与本为问具体事物的(65)“么”系列合流,成为文献中所述的客家话四大疑问词系统中两大类:“么”系、“样”系。上述观察整理如下。

表3 闽南话

	模态词前	之间	动词后
按怎	致使	工具	类型
			事物
		样貌	结果
			状态
			抱怨

表4 普通话

	模态词前	之间	动词后
怎么	致使	工具	*
		样貌	
怎么样	*	工具	结果
		样貌	状态
			*抱怨
什么	事物	*	事物(什么-X)
			抱怨(V-什么)

表5 客家话

	模态词前	之间	动词后
样矣	致使	工具	结果
		样貌	状态
样般	*	工具	*
		样貌	
作么个	致使	致使	*
么个	事物(么个-X)	*	事物(么个-X)
			抱怨(V-么个)

不难看出,闽南话选择“按怎”涵盖各功能,再以句法分布位置区别各项功能。客家话则由词汇分工,普通话兼具闽南话、客家话特点,句法位置可分、词汇也有区别——“什么”“怎么/为什么”。抱怨念力的表达格外引起关注,即双线对比——客家话、普通话选择 WHAT,“么个”“什么”,闽南话选择用 HOW,“按怎”,下文将仔细探究双线对比的个中原因。

双线对比看似复杂,其实简单,起自上节讨论的显性、隐性轻动词,在此再次造成句法操作的差异。客家话疑问用“作么个-V”“V-么个”几乎平行,询问具体事物和原因、目的,差别仅在于“V-么个”为了赋予隐性轻动词语音形式,促发动词移位。“V-么个”中的动词以此类推,继续往更高的念力功能词组(ForceP)移位,构成抱怨句式。普通话“为什么”“V-什么”也表现出了相同的对比:“为什么”因显性轻动词“为”阻断了动词移位,而转由选用隐性“FOR”的“V-什么”完成移位、构句,进而承接抱怨运符约束,产生抱怨语义、语用。闽南话采用另一种策略,一律选择用隐性轻动词,疑问词一系列的跨类歧义性总归一词——“按怎”,最终也由“按怎”发展出抱怨用法。

通过(71)至(73)中的句法结构可知:客家话提供了完整的显性、隐性对比,(71a)典型问物用“么个”,位居动词组补语,即基本型“V-么个”;(71b)问原因、目的,开始可见隐性、显性轻动词两相对照,“DO”“作”,成为两种表达形式“V-么个”/“作么个-V”;(71c)抱怨用法则考虑阻挡效应,只有隐性形式“DO”能够顺利构句,即“V-么个”。

(71) 客家话 WHAT“V-么个”; WHY“V-么个”/“作么个-V”; WHINING“V-么个”

- a. WHAT“V-么个”: [TopP 施事者 [ForceP Q_[wh] [TP ... [vP [v' V-DO [VP <V> [DP 么个_[wh]]]]]]]]]]
- b. WHY“V-么个”/“作么个-V”
 - (i) [TopP 施事者 [ForceP Q_[wh] [TP ... [vP [v' [V-FOR°]-DO [vP 么个_[wh] [v' <V-FOR°> [VP <V>]]]]]]]]]
 - (ii) [TopP 施事者 [ForceP Q_[wh] [TP ... [vP [v' 作 [vP 么个_[wh] [v' V-FOR° [VP <V>]]]]]]]]]
- c. WHINING“V-么个”/*“V-作么个”
 - (i) [TopP 施事者 [ForceP W-Op_[whining] [Force' [[V-DO]-FOR^{Appl}]-FORCE [AppP 么个_[whining] [Appl' <[V-DO]-FOR^{Appl}> [vP [v' <V-DO> [VP <V> XP]]]]]]]]]
 - (ii) * [TopP 施事者 [ForceP W-Op_[whining] [Force' FORCE [AppP 么个_[whining] [Appl' FOR^{Appl} [vP [v' 作° [VP V XP]]]]]]]]]

普通话(72)展现汉语分析性特质 (Analyticity, 参看 Huang, 1997、2012; 邓思颖, 2003; Tsai, 2015 等等), 原因、目的疑问用法都一致选择显性形式“为”组成“为什么”, 也符合经济原则, 显性轻动词的中心语移位距离比动词来得短。“V-什么”一则保持典型问物功能, “什么”位居动词组补语, 不涉及移位; 一则用于表达抱怨念力, 利用隐性轻动词“DO”完成中心语移位, 取

代因显性形式“为”而移位遭阻的“为什么”。

(72) 普通话 WHAT“V-什么”; WHY“为什么-V”; WHINING“V-什么”

- a. WHAT“V-什么”: [TopP 施事者 [ForceP Q_[wh]] [TP ... [eP [e' V-DO [VP <V> [DP 什么_[wh]]]]]]]]]]
- b. WHY“为什么”: [TopP 施事者 [ForceP Q_[wh]] [TP ... [eP [e' 为-DO [eP 什么_[wh] [e' <为> [VP V]]]]]]]]]
- c. WHINING“V-什么”/*“V-为什么”
- (i) [TopP 施事者 ... [ForceP W-Op_[whining]] [Force' [[V-FOR^{Appl}]-DO]-FORCE [eP [e' <[V-FOR^{Appl}]-DO> [ApplP 什么_[whining] [Appl' <V-FOR^{Appl}> [VP <V>]]]]]]]]]
- (ii) * [TopP 施事者 ... [ForceP W-Op_[whining]] [Force' FORCE [eP [e' DO [ApplP 什么_[whining] [Appl' 为^{Appl} [VP <V>]]]]]]]]]

台湾闽南话(73)提供另一组对照,一贯操作隐性形式,句法位置对应其功能:问物用“按怎”作为补语位于动词后,即“V-按怎”;问原因、目的和抱怨,取决于动词中心语移位的最后落点,疑问用法在轻动词阶层即可,即“按怎-V”;抱怨则需至更高层的念力功能词组,即“V-按怎”。

(73) 台湾闽南话 WHAT“V-按怎/啥”; WHY“按怎-V”; WHINING“V-按怎”

- a. WHAT“V-按怎/啥”
- [TopP 施事者 [ForceP Q_[wh]] [TP ... [eP [e' V-DO [VP <V> [DP 按怎/啥_[wh]]]]]]]]]]
- b. WHY“按怎-V”
- [TopP 施事者 [ForceP Q_[wh]] [TP ... [eP [e' [V-FOR^v]-DO [eP 按怎_[wh] [e' <V-FOR^v> [VP <V>]]]]]]]]]
- c. WHINING“V-按怎”
- [TopP 施事者 ... [ForceP W-Op_[whining]] [Force' [[V-FOR^{Appl}]-DO]-FORCE [eP [e' <[V-FOR^{Appl}]-DO> [ApplP 按怎_[whining] [Appl' <V-FOR^{Appl}> [VP <V>]]]]]]]]]

换句话说,抱怨念力 WHAT-HOW 双线对比,轻动词在此成为重要关键。WHAT 一路以普通话“什么”、客家话“么个”为代表,再以显、隐轻动词配合疑问词交叉运用,组成普通话“为什么”和“V-什么”的有趣对比,恰和客家话“作么个”和“V-么个”相互对应,最后抱怨念力的非典型用法也一致诉诸“V-WHAT”形式,即“V-什么”“V-么个”。相对地,闽南话疑问词“按怎”的跨类歧义性,就未借助显、隐轻动词机制,始终使用隐性轻动词,也因此最终由“按怎”发展出抱怨用法,成为抱怨疑问词第二线 HOW 一路。

简言之,承本文一贯的比较语法核心概念,本节纳入台湾闽南话一并讨论,探究了这项非典型疑问词用法——抱怨念力,何以呈现 WHAT-HOW 双线对比,指出方言之间的相应共性和对比特性。客家话和台湾闽南话提供了绝佳材料,证实其中的句法结构,不仅决定语法功能,更紧扣着语义诠释、语用效应。如此一来,疑问词看似错综复杂的现象,放在比较语法平台上,结合制图理论,得到清楚解释,豁然开朗,相辅相成。

5. 结语与讨论

本文探讨客家话广为使用的疑问词“么个”,不仅有疑问的典型功能,还有表达“抱怨念力”这项非典型用法。“么个”可作为问物的专类疑问词,或组成其他专类疑问词的代换型“么个-X”,甚至是表达抱怨念力的特定疑问词。本文采取比较语法观点,与普通话“什么”对比,

发掘其异同,同时通过制图理论,厘清句法层系和其相应的语义诠释、语用效应,谱出如(43)这样一幅结构图,一目了然,可见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之间,环环相扣,紧密相连。

本文对客家话疑问词“么个”种种看似错综复杂的现象,逐一做出梳理:第二节由典型疑问用法看起,“么个”可单纯问物,或组成其他专类疑问词的代换形式“么个-X”。两者在句法结构上,前者是单纯的光杆名词结构,后者则组成完整的名词组结构,“么个”位于指示语,随着名词补语的所指范畴而产生不同诠释,成为其他专类疑问词的代换形式“么个-X”。第三节以此为基础,探究疑问、非疑问“么个”以及专属于“V-么个”的抱怨用法究竟从何而来,并强调:词法、句法、语义、语用之间高度配合,牵一发动全身。“V-么个”从轻动词结构延展至施用结构,再藉由位居念力功能词组的运符授予语法特征,疑问[*wh*]由疑问运符(Q-Op)、抱怨[*whining*]由抱怨运符(W-Op),顺利传达语义内涵、发挥语用效应,语法、语义和语用互相连贯,密不可分。从客家话“V-么个”“作么个-V”这组对照还可以看出显性轻动词“作”造成的阻挡效应,使得抱怨用法限于“V-么个”,同时验证其中的中心语移位机制。类似阻挡效应也发生在普通话抱怨用法的“V-什么”,二者相互参照、互为佐证。

第四节拓宽比较语法范畴,视野延展至台湾闽南话,和客家话、普通话一并探讨。三者表达抱怨的非典型疑问词句有其不同选择,显现 WHAT-HOW 双线对比。客家话、普通话选择 WHAT,“么个”“什么”,闽南话选择用 HOW,“按怎”。这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掌握显性、隐性轻动词这项关键即可清楚了。客家话提供了完整显、隐轻动词对比,即“DO”“作”,组成“V-么个”“作么个”,从典型问物、问原因目的,以至于非典型疑问抱怨,均可利用两者互相对照。普通话则展现汉语的分析性特质,原因、目的疑问选择显性“为”“为什么”,抱怨用法采取隐性“DO”“V-什么”取代遭遇阻挡问题的“为什么”。从普通话和客家话,我们看到了 WHAT 一线。台湾闽南话则表现了鲜明对照,皆以隐性形式操作,促成“按怎”一词跨类最广、最宽,成为另一线代表 HOW。

总体而言,本文立足于比较语法并且结合制图理论,探究“么个”典型询问以至于非典型抱怨念力的一系列用法,提出一套系统性的分析,阐明句法层系与语义诠释、语用效应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把普通话、台湾闽南话纳入比较,发掘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在此脉络下,客家话疑问句提供了绝佳线索,为比较语法的前沿探索带来了新视野、新思路。

参考文献

- 邓思颖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郭锐 2017 《同形删略和离合词》,《语言科学》第16卷第3期。
赖文英 2012 《客家话疑问代词“么”的来源与演变》,《语言暨语言学》第13卷第5期。
赖文英 2015 《台湾客语语法导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罗肇锦 1984 《客家话语法》,(台北)学生书局。
罗肇锦 1990 《台湾的客家话》,(台北)台原出版社。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商务印书馆。
太田辰夫 1988 《中国语史通考》,(东京)白帝社。
太田辰夫 1991 《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
汪化云 2008 《汉语方言代词论略》,巴蜀书社。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魏培泉 2004 《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 钟荣富 2000 《客家话的疑问句》,《汉学研究》,第 18 卷特刊。
- 钟荣富 2005 《台湾客家话的特性》,收录于古国顺主编《台湾客家话概论》,(台北)五南出版社。
- Beck, Sigrid 2006 Intervention effects follow from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4 (1): 1-56.
- Cheng, Lisa Lai-Shen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Ph.D. dissertation, MIT.
- Cheng, Lisa Lai-Shen and Johan Rooryck 2000 Licensing *wh*-in-situ. *Syntax* 3(1): 1-19.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nque, Guglielmo and Luigi Rizzi 2010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Bernd Heine and Heiko Narrog (eds.),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 51-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e, Peter and Gabriella Hermon 1994 Is there LF *wh*-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25(2): 239-262.
- Dayal, Veneeta 2002 Number marking and (in) definiteness in kind term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7(4): 393-450.
- Haegeman, Liliane and Virginia Hill 2013 The syntacticization of discourse. In Raffaella Folli, Christina Sevdali and Robert Truswell (eds.), *Syntax and Its Limits*, 370-3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e, Morris and Alec Marantz 1993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111-17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Huang, Cheng-Teh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heng-Teh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4): 531-574.
- Huang, Cheng-Teh James 1989 Pro-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approach. In Osvaldo Jaeggli and Ken Safir (eds.),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185-214.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Huang, Cheng-Teh James 1995 Logical form. In Gert Webelhuth (ed.),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125-175. Cambridge: Blackwell.
- Huang, Cheng-Teh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Huang, Cheng-Teh James 2012 On microvariations and macrovariations in parametric theory.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Symposium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SCLL-13)*, 1-18.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Huang, Cheng-Teh James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In Yen-Hui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and Wei-Tien Dylan Ts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 Heejeong 2005 Syntax of *why*-in-situ: merge into [Spec, CP] in the overt syntax.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3 (4): 867-916.
- Ko, Heejeong 2006 On the Structural height of reason *wh*-adverbials: acquisition and consequences. In Lisa Lai-Shen Cheng and Norbert Corver (eds.), *Wh-movement moving on*, 319-34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Lau, Seng-Hian and Wei-Tien Dylan Tsai (To appear) On *how* and *why* in Taiwan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Lin, Tzong-Hong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

- Longobardi, Giuseppe 1994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A theory of N-movement in syntax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 Inquiry* 25(4): 609-665.
- McGinnis, Martha 2005 On markedness asymmetries in person and number. *Language* 81(3): 699-718.
- Pan, Victor Junnan 2015 Mandarin peripheral construals at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The Linguistic Review* 32 (4): 819-868.
- Pylkkänen, Liina 2002 *Introducing Arguments*. Ph.D. dissertation, MIT.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8. Dordrecht: Kluwer.
- Rizzi, Luigi 2004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In Adrian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223-2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Ian 2010 Grammaticalization, the clausal hierarchy and semantic bleaching.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Graeme Trousdale (eds.), *Gradience, Gradualnes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45-73.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hlonsky, Ur and Gabriela Soare 2011 Where's Why? *Linguistic Inquiry* 42 (4): 651-669.
- von Stechow, Arnim 1996 Against LF pied-piping.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4(1): 57-110.
- Tang, Sze-Wing 2009 On the affectiv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In Yu'en Gan (ed.), *Southern Linguistics*, Vol. 1, 110-115.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and Graeme Trousdale 2010 Gradience, gradualnes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How do they intersect?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Graeme Trousdale (eds.), *Gradience, Gradualnes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19-4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ravis, Lisa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 Ph.D. dissertation, MIT.
- Tsai, Wei-Tien Dylan 1994 On nominal islands and LF extraction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2(1): 121-175.
- Tsai, Wei-Tien Dylan 2007 On middle applica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GLOW in Asi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Tsai, Wei-Tien Dylan 2008 Left periphery and How-why alterna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7(2): 83-115.
- Tsai, Wei-Tien Dylan 2014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focus movement and light verb syntax. In James Cheng-Teh Huang and Feng-hsi Liu (eds.), *Peaches and 14 Plum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03-22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Tsai, Wei-Tien Dylan 2015 A tale of two peripher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dverbials, light verbs, applicatives and object fronting. In Wei-Tien Dylan Tsai (ed.),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1-3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i, Wei-Tien Dylan 2017 On postverbal Why-questions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SICOOG-19,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 Watanabe, Akira 1992 Wh-in-situ, subjacency and chain formation.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2: 26-58.
- Yang, Barry Chung-Yu 2009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the Covert Component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Taiwan Tsing Hua University.
- Yang, Barry Chung-Yu 2017 *Shenme gen Shenme "What and What"*. Manuscript,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钟韞逸 厦门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zoeychung@xmu.edu.cn;
蔡维天 台湾 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wtsai@mx.nthu.edu.tw